

世界医学史 概要

薛公绰 编著

学苑出版社

世界医学史概要

薛公绰 编著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医学史概要/薛公绰编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5.4

ISBN 7-5077-0938-8

I. 世… II. 薛… III. 医学史-世界 IV. R-09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11号 邮政编码:100036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6.375印张 140千字

1995年4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定价:6.50元

作 者 简 介

薛公绰,男,教授,江苏省涟水县人,1913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学系。曾任中国医科大学分校校长等职,解放后曾先后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外交部西欧司、非洲司副司长,卫生部外事局局长等职。曾担任中华医学会、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

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先后被选为九三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局委员。

序

我国对于西方医学史的介绍和研究,尚属匮乏。1942年李涛教授著译过一本《医学史纲》;1957年任育南先生等翻译出版了一册苏联彼得罗夫的《医学史》;然后便是1984年我主译的《世界医学五千年史》。寥寥无几,相隔间距长、篇幅容量小,出版数亦少,很不能满足读者要求。直到最近还不断有人向我索书,但早已没有存书了。1982至1988年间,一些西医院校的医学史教研室也自编自用过一些教学用的西医史讲义,但罕能出版,校外读者是难以见到的。另有程之范教授主持重组翻译过一本《世界医学史》,上卷于1986年出版,中下二卷却至今未见问世。这是根据1947年版的意大利医学史家卡斯蒂格略尼原著译的。医学史著作出版之难,于上可见一斑。

然而医学史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实在是都应当知道一点的常识,这可视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医生、护士、医药研究工作者及医政管理人员而言,则属于了解医学发展规律范畴的问题。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它留下了事物发展的轨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背景。含英咀华,是回味无穷的。我们后人以之作观照,“知其常识,懂其规律”,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就研究医学史这个角度讲,我曾经提倡“老而治史”。现在没

有钱养一批专门的医史研究工作者,但我们的医学老专家在退居余暇,做一点研究、介绍医学史的工作,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这也不失为发挥余热的一个好办法,并可弥补医史专门研究的不足。可惜现在能这样做的老先生还不多。这次幸得一部书稿,是薛公绰先生退休下来编译的,总算是有一点回应了。薛先生本非从事医学工作,更不是医学史专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却把兴趣投放于搜集国外医学史著作并加翻译,然后又进一步编汇成书,这确实是太难能可贵了。我们这些搞专业研究的人,理应向他表示敬意。

本书中的资料,有不少亦是过去出版的几种医学史所没有的,很有参考价值。唯因本书编译所据的蓝本,主要是《世界图解医学史》等几种外国的简明医学史著作,故而难免平铺直叙,失于简陋;一些重大问题亦因此未能突出加以展开;特别是二十世纪医学进展甚大甚快,更非短短篇幅介绍所能备陈。对于这些,读者可以通过披阅其他医史著作以臻完美了。本书故名《世界医学史概要》,也是不必担此重负的。

不管如何,《世界医学史概要》的出版将为医学界、医学史和科技史的研究者及爱好者带来一部新的有价值的参考书,我在受委审阅全稿之后,乐为之序并向大家推荐。

马伯英

1992.9.6. 于上海医科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早期形态的医学	(1)
第二章	远古文明中的医学	(8)
第三章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学	(19)
第四章	中世纪医学	(35)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	(46)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医学	(52)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医学	(66)
第八章	十九世纪的医学	(75)
第九章	二十世纪的医学	(124)
附 录	世界医学史大事记	(157)

第一章 早期形态的医学

第一节 化石时代的医学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前就有了疾病。那就是早期植物、动物的疾病。有了人类,则有了人类的疾病。动植物的疾病与在人类中流行的疾病是否相同?早期人类又如何治疗他们的疾病?至今仍然是个谜。

研究动物化石,发现史前动物易感染许多种疾病和创伤。骨折是常见的,有些愈合略有错位,其他则表现为发炎(骨髓炎)的后果,碎骨的排列不整,广泛的遗留有治疗后的骨痂。最早的骨痂可能是从古生代爬虫的臂骨发现的。还报告过有骨膜炎和骨炎。恐龙和史前熊的关节炎是常见的,学者称之为“山洞痛风”。

古病理学一词是19世纪由鲁菲尔(Ruffer)命名的,它研究古代保留下来的人类和动物不正常的遗体。从古代人类的遗体上,还能发现许多疾病的实体,例如在古埃及的木乃伊上,可看到当时结核病和寄生虫病的蔓延。但从史前人类遗存的骨骼上,看不到骨骼和牙齿明显的异常,有些骨骼异常如脱钙、生长过度肥厚,可以代表一般疾病的后作用。

有些疾病的形成问题仍未解决。例如虽然埃及木乃伊能显

示脊椎结核病的特性,但同样疾病在新石器时期的骨头上少见。在美国发现的古代骨头上的某些病理变化,可能由前哥伦比亚梅毒或另一种螺旋体病引起。骨软化可解释为营养不良的信号,但真正的佝偻病很少见,这可能因为原始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户外,有预防作用。

牙化石见有腐蚀、脓肿和脓溢的痕迹。当 19 世纪发现了第一个标本时,误以为牙齿和扁桃腺的感染是关节炎的一个原因。骨溃疡在古埃及常见。因为软组织不能长期保存下来,故无史前此类疾病的鲜明的证据。没有发现过公元前 4000 年的人体或器官。显微镜检查岩石上痕迹,表明在史前时期有细菌存在。但如众所周知,大部分细菌是无害的,因此我们无法知道哪些曾经是病原菌。此外,在早期埃及的木乃伊上,已证明有动脉硬化、肺炎、尿道感染、结石和寄生虫病。可以假设这些疾病在早期无记录的时代曾流行过。

史前时期人类生命的长短和生活性质是怎样的?据说古代人能活到 100 多岁而不衰老。但从古生代和新生代的骨骼遗存看,古代人生命比近代人要短得多,平均大概只有 30 到 40 岁。各种报告表明男人可能比女人寿命长些。史前妇女寿命较短,可能是由于慢性营养不良,使妇女减少了对疾病的抵抗力。

早期人类怎样治疗他们的疾病?有些作者从有病动物自己能用舐伤、互相捉虱和吃催吐草治疗疾病等等,推测史前人也会用类似方法治病。动物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本能地寻找食物来养活他们自己,这可能是治疗方法的开始。但只有人类才有意识地利用和发展它。史前人类反射性地摩擦伤处,利用温热来解救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和用寒冷来减轻疼痛,这与动物滚进冷水并用烂泥涂在受刺激的部位是类似的。被昆虫刺伤后吮吸皮肤,用

加压法止血,早期人类同样会用于治疗。实际上,泄血或用静脉切开开放血术作为主要治疗方法之一,长达几千年。人类有许多疾病和外伤,未经治疗也能自己痊愈。从史前标本中可看出有些骨折未经治疗,却愈合良好。由史前洞穴绘画亦可推测到史前人类对身体具有初步知识。在新石器时代(约在公元前10000—7000年)人类开始从搜集食物转变到生产食物。草药可能也在栽培植物之列。但他们是何时及怎样认识到它的治疗作用,我们并不清楚。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如在法国发现新石器时代时期,曾用穿孔器从头骨取出碎骨片,这是医疗技术的最早见证。

虽然史前的知识可从化石、古生物学、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雕刻和洞穴艺术得到,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答案,仍然是推测的,尚无确证。

第二节 原始医学

(一)健康与疾病

史前的原始文化、宗教、魔术与医学治疗是彼此不能分离的。超自然的幻想世界渗透于各种事物之中,影响人的健康、生活和社会活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因宗教和魔术而产生的。原始人似乎常常能区别通常的情况(如老年、咳嗽、着凉和疲劳),和因精神及邪恶力量引起的疾病。后者需要一位医生、卜师或巫医为他做特别服务。

原始的病人和治疗者,从许多偶然事件中,相信和寻找超自然力量的根源,认为许多疾病是邪恶势力或外来物体对人的投影。这类疾病可用魔术或巫医来治疗。死亡也常带有精神形式,

试图控制活的身体。

对病人或残废人，不同种族的人看法并不相同。切罗基人(Cherokee)和纳瓦霍人(Navaho)对待病人是温和的，跛子和残废人被社会承认。当部落面临饥荒，老年人自杀常被认为是减轻负担的行为。爱斯基摩人(Eskimo)当食物缺乏时，则将老人抛置冰上冻死。有些原始部落杀死残废人并食其肉，以保存其部落的生命。北美印第安人对那些从严重疾病中恢复健康的人，畏惧他，认为他是拥有不平常权力的人。

原始社会将精神病患者视为邪恶精灵的避难所，因此对他们采取躲避、虐待或杀戮的办法。

(二)巫术医生

治疗疾病的人在原始社会是重要人物。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有管理治疗的人；在爱斯基摩人和西伯利亚人中有卜师(Shaman)；在刚果人中有巫医。他们都兼用巫术和草药之类治病。治疗者被给予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他们被认为是部落或部族的知识分子。一个人想当治疗者，必须有强烈宗教感，或公开显示出一种不平常的精神力量。一个有经验的治疗者是可以带徒弟的，在训练时要举行仪式和经过试用。妇女也能从事治疗者和巫医这个特殊职业。在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刚果人中，一个治疗者如果治疗效果很好，能发财致富。但如果他医道不好，没有利用全部有效的方法，则会受到攻击。

原始的治疗者除了治病以外，还要负责保护其部族抵抗恶劣天气、欠收、羊群失散，或其他大灾难。全部宗教仪式都由他承担。例如美洲印第安人中有为天气、为疾病、为外伤、为蛇咬而设的专家，药草商也常常被咨询治病。唱诗、祈祷常与服药同时进行。在乌拉尔——阿尔泰社会的卜医，往往是一个精神的联络

员，一个能说会道的预言家和一个能施魔法符咒的男巫。

治疗者治病时需要特别的工具。西伯利亚的卜师带着他专用的鼓，一顶有特色的帽子，有时还有一个面具和一件内藏许多魔术用装备的宽大上衣。美洲印第安人中的治疗者带着一个药袋，其中装有动物体、人体、植物、棍棒、石头、吸管等治疗和宗教项目的复杂装备。“药物”一词在印第安人中，不只包含治病的药物。每个冒险家都有他自己的药物包，他的好运气和精神力量，都象征性地在药包内，如果丢失了自己的药包，常被认为是大灾难即将来临。

(三) 治疗方法

原始人认为疾病是由神、精灵和魔术所造成的，因此诊断的目的是决定对犯罪的人或精灵进行处罚。巫医常用的预测方法，包括水晶球占卜术(Crystal gazing)、骨相法(Bone trowing)、迷睡法(Trance)等。治疗方法是复杂的，包括宗教仪式、唱歌、魔术、符咒、拜物偶像、服药等。非洲巫医引诱蟑螂以绊住犯罪精灵。美洲印第安人的治疗者用整天跳舞、呼叫、敲鼓等治病仪式，以驱走邪恶精灵，诱回失去的灵魂，或劝解一个犯罪神。有时也安排直接治疗，如吮吸、拔火罐、放血、熏烟、蒸气浴、按摩、泥罨、药物等。美洲印第安人知道很多药用植物，根据其药理作用来分，有诸如解热药、缓泻药、催吐药、镇痉药、利尿药、局部止痛药、缓解呼吸药、止痛药、镇静药、兴奋药、幻觉药等。有些药物是用于魔术性目的的。

(四) 外科

原始人的外科主要是治疗骨损伤，常用药膏覆盖创面，以防感染；或忍痛保护创伤，使其干燥，用韧带线和骨针缝合创伤。有时在伤处的边缘放置树皮线，可能是作为引流和促进从内至外

的愈合而用的。治疗出血用压迫、止血带、烧灼和止血药等法，但对结扎血管似无所知。他们虽曾作过截肢，但主要是仪式性的。拔除矛、箭需要熟练技术。治疗小脓肿常用引流法。北美大湖地区的部落，据说曾开刀治疗胸腔脓肿。

原始人外科治疗时，可能也用麻药以使感觉迟钝，或减轻伤口剧痛。在中非人开刀前有时饮酒精，以减少其清醒程度；或在皮肤上涂上一层植物药，使其麻木，不怕强烈高温及尖锐器械引起的疼痛。钻颅术在原始社会也曾使用过，但是带有仪式性，是释放精灵的一种方法。

原始人的产科操纵在妇女手中。不同的人群和他们的环境，使他们态度不同。但多数游牧部落对孕妇的关心，不如比较固定住处的部落。在北美许多部落，产后用按摩法使胎盘排出体外。有些民族妇女产后几乎立即回来劳动，其他民族要等几天或几星期，身体恢复后才劳动。某些部落有苦瓦达(Couvade)(父亲假做娘)习惯，即做父亲的男人在母亲产后，如同生小孩一样躺在床上，并举行仪式，认为能将对母亲和婴儿有害的邪恶精灵赶走。

(五)公共卫生与保健

原始社会易患的许多疾病，与今天折磨人类的疾病基本相同。当时知识较广的卜师已能识别胃部失常、腹泻、呼吸道病、风湿病、月经失调等。美洲印第安人对天花没有免疫力。认为黄热病不是本地原有的疾病。睡眠病常常是巫医传播的。梅毒和结核的来源则不清楚。

原始人的传染病，有时比文化更高的人情况好些，因为他们常常分散地住在小茅屋里，接触传染的机会较少。与此相反，在中世纪的医院里，常常传染可怕的外伤性气性坏疽。

(六)原始人的遗产

原始人经过反复试验,发现许多植物和矿物可用于减轻某种疾病,有些药物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它。原始人也观察到有些可怕的疾病,治愈后不致第二次再得此病。他们也希望将危害人类的严重疾病减轻为温和的疾病。他们认识到用高热灼烫伤口,可以停止过多的流血。他们相信切开静脉,放出适量血液,对某些疾病有利。当然,许多他们常用的技术,是没有理性和药理学基础的。但他们确实认识到,心理治疗对有些疾病有利,在某些情况下能养好自己的身体。

第二章 远古文明中的医学

过去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指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中国。现在则称三大古代文明地区：东亚、南亚、中国文明和印度恒河流域以东及以南文明地区；印度河流域以西至地中海、西亚、北非和南欧文明地区；美洲的中美洲文明和中央安第斯文明地区。为叙述的方便，择要分别介绍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古代犹太人及前哥伦比亚美洲的古代文明中的医学。各个地区时代参差不齐，但是文明形态有共性之处。古代中国的医学因国内有关专著已多，此处从略。

第一节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

古代西南亚地区叫作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即“两河之间”，即位于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两河之间。两河都发源于小亚细亚山脉，最后合并向东流入波斯湾，长约1900公里。河谷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公元前4000年在南美索不达米亚，首先由苏马连人(Sumerian)建立起城邦，创造了楔形文字，成为当时文化中心。继之而起的文化中心是巴比伦(Babylon)。巴比伦王朝最著名的统治者即汉穆拉比(Hammurabi)，他的法典雕刻于粘土版片上保存下来，内容包括

数学、天文学、占星学、医学等，对其后的希腊、罗马、阿拉伯和中世纪医学影响很大。

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宇宙观基本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疾病是上帝对人的处罚，它能殃及全家和后代。那儿有供奉多种神的万神殿，多数是早期苏马连人所供的神。巴比伦人最崇拜的神叫马杜克(Marduk)，他统制了全部科学，包括医学。人们为他建立寺庙，医学校也从此处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苏马连人崇拜的一位治疗神叫宁基什西达(Ningishzida)，人们将他画成双头蛇，作为再生和治愈疾病的象征。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恶魔充满了精神世界，每种恶魔带来不同的疾病。特别使人恐怖的是魔鬼第七(Evil seven)，使人神经错乱，因此医生在能被七除尽的日子里，不为病人治病。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生，一方面靠宗教方法，预见病人的罪恶，并研究神对赎罪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观察病人的症状，来估计病人的严重程度。他们当时还没有全面的解剖学思想，把肝当做生命中心，因为它是血液库，并用肝检验法即用动物肝作肝卜(hepatoscopy)来诊断疾病。从已出土的粘土版片(泥板书)上，可看出当时疾病症状、诊断、预后和治疗方法，还有几百种药用的植物、矿物和动物。用药的方法是多样的，多数是口服，也使用外敷药，或吹入孔内，或吸入蒸汽烟雾，有时用栓剂和灌肠剂。药膏用于开放型创伤，可能为了防止覆盖纱布的粘连。使用药物多按照宗教仪式、日期、时间和星座的位置而定。

根据汉穆拉比法典的记载，当时外科手术已比较普遍。所提到的外科手术有外伤、脓肿、碎骨、肌腱扭伤治疗及奴隶的烙印等。

行医操纵在三种教士之手。其中亚述(Assyria)主要靠医

生。他们从事符咒和神学,同时用药和手术。他们在学校受过教育,医学校就附设在寺院里,泥板书为教科书,加上实习教育。教士医生主要为宫廷、贵族及上层服务。理发匠做一些外科手术、治牙病、拔牙、为奴隶烙印,并作兽医。行医在法律控制下进行。汉穆拉比法典中有关于开业医生收费标准和因失败而被处罚的条文,但实际上未能严格执行。

战争和侵略助长了流行病的蔓延。公元前 8 世纪的粘土版片上即有鼠疫的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 4 世纪战胜美索不达米亚时患过疟疾。当时已懂得把接触病人当作禁忌,相对隔离显然对集体卫生有利。

第二节 古代埃及医学

埃及医学在古代是最享盛名的。埃及医生在希腊医生未来以前,是近东各宫廷的红人。埃及人自己的医学著作,多数已在历史中毁灭。我们现在对古代埃及医学的知识,是根据遗留下来的纸莎草书(Papyrus)。比较近代的纸草书,反映了大概 3 千年前的医学思想。最古老的医学纸草书被称为“卡亨氏纸草书”(Kahun Papyrus),大概是公元前 2000 年写的,内容涉及妇科疾病和兽医学。“埃德温史密斯氏纸草书”(Edwin Smith Papyrus)稍晚,大概是公元前 17 世纪的作品,内容关于外科疾病。“埃伯氏纸草书”(Eber Papyrus),大概是公元前 16 世纪的,是一本内容比较广泛的医学教科书,包括内科病、眼病、皮肤病、肢体病、妇女病、解剖学、生理学、外科学和药物等。

古代埃及人认为所有的神都与人类的健康或疾病有关系,两个最重要的治疗神,先为托特(Thoth),后为伊姆霍泰普